

深潜译海探骊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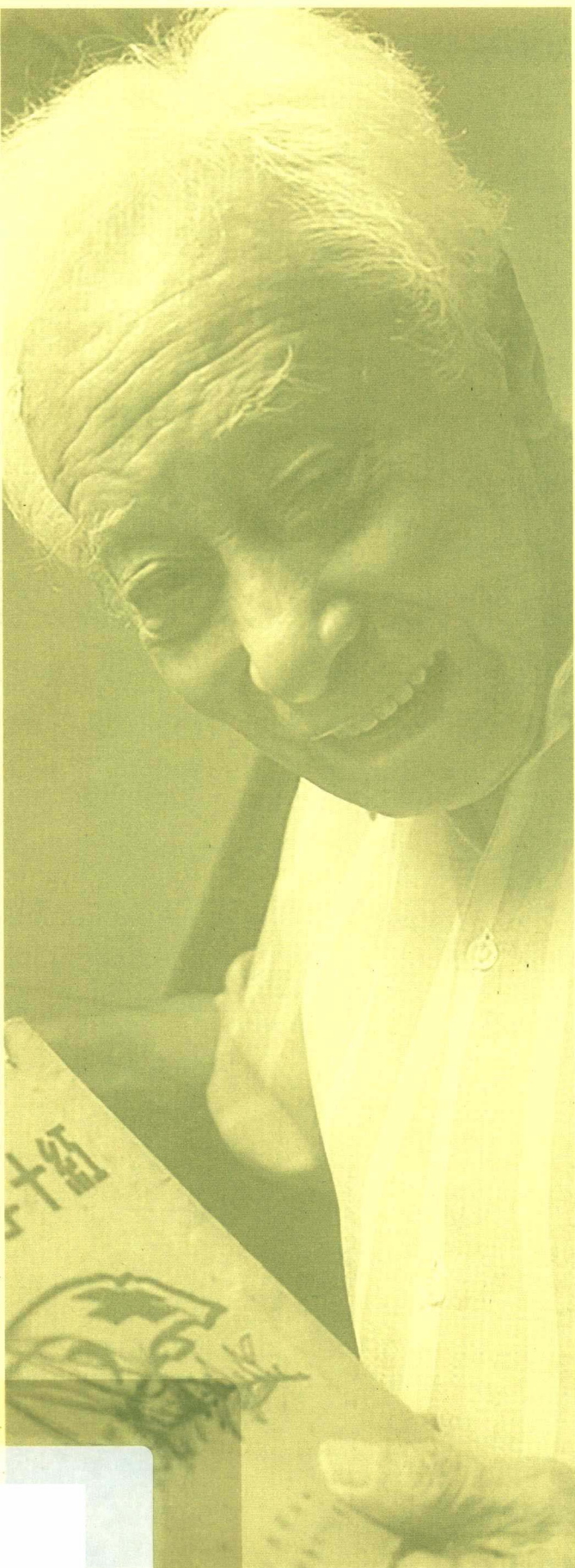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海上谈艺录

郝运

管志华 著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深潜译海探骊珠

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海上谈艺录

郝运

管志华 著 上海市文学艺术联合会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潜译海探骊珠：郝运/管志华著.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8. 11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535-1418-5

I. ①深… II. ①管… III. ①郝运—传记 IV.
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6243 号

出 版 人：姜逸青

责任编辑：黄慧鸣 张 彦

封面设计：王 伟

策 划：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统 筹：倪里勋

特约编审：倪里勋 司徒伟智 徐牲民

丛 书 名：海上谈艺录

主 编：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上海文学艺术院

书 名：深潜译海探骊珠·郝运

作 者：管志华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200020

发 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

上海市绍兴路 50 号 200020 www.ewen.co

印 刷：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10.25 彩插：2

印 次：2018 年 11 月第一版 201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35-1418-5/K·163

定 价：42.00 元

告 读 者：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8180628

目 录

艺术评传

序章 隐身译林	003
第一章 渔家祖辈	006
大清河边的小渔村	006
父亲从小爱读书	008
父亲兄长都是军医	010
第二章 动荡岁月	013
脾性迥异的兄弟俩	013
少年的启蒙教育	014
抗战中迁家重庆	016
交识志同道合者	017
第三章 负笈昆明	020
考取三所大学不知如何选择	020
中法大学的前世后生	022
大学生活艰苦却受益终生	025
难忘的大学生涯	027
第四章 求职谋生	030
三次面试	030
成家立业，当上法语编辑	034
天有不测风云	042

第五章 乍暖乍寒	044
在上海编译所的日子里	044
两本译作被斥为“爱情至上”	049
“文革”爆发，雪上加霜	052
十年磨一剑，编纂《法汉词典》	057
第六章 春天来了	063
翻译界的“黄金期”	063
深挖井方能饮甘泉	067
文学翻译要耐得住寂寞	069
遇到了这样的好社长	071
虔诚仁爱的“苦行僧”	073
第七章 交上好运	078
多思深想不草率落笔	078
“我是‘三烤’出身”	082
乔迁新居译书更安心	084
再启“莫氏翻译工程”	085
第八章 翻译艺术	093
心灵的“深度阅读”	093
翻译风格与风格翻译	097
《红与黑》大讨论	102
第九章 众望所归	108
最高奖赏是“读者喜欢”	108
游历加、美，心生遗憾	113
对名“隐身” 对利“躲身”	119
第十章 晚霞映天	124
为了翻译要有健康	124

对翻译界现状的喜忧	128
-----------------	-----

憧憬文学翻译的未来	130
-----------------	-----

尾章 生命之光	133
---------------	-----

艺术访谈

兴旺文学翻译 多与世界交流	137
---------------------	-----

附 录

从艺大事记	145
-------------	-----

参考文献	151
------------	-----

后记	154
----------	-----



艺术评传



序章

隐身译林

我没有生活上的奢求向往；从事文学翻译我是幸运的。

——郝运

这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若从1948年出版首译本算起，至2018年，他的翻译生涯已经整整70年。在这条漫长的翻译之路上，他踩着实实的脚印，留下深深的足痕。

黎明晨曦，红霞盈天。2016年，阳光灿烂的暮春。

在上海西北部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居民社区，笔者敲响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得主郝运（本名郝连栋）家的门铃，一位满头华发、慈眉善目、瘦高个头、弯腰屈背的老人步履蹒跚地从房间走出。他秀外慧中、仁慈和蔼的同岁老伴一面扶携一面笑称：已经年过九十，腿脚不便，所以动作慢吞吞，上海人叫“木笃笃”。

笔者赶紧帮衬，老人婉言道：不用，不用！他的脾性似乎有点倔，但话语不多，颇有绅士风度，看上去精神矍铄，气色亦不错，富有读书人气质。

笔者想象这位老人年轻时一定仪表堂堂、举止优雅。他的学识、修养、才华、人格赢得译界同道的尊敬。七八年前，笔者曾访问郝运，但未能深交。而今，在多次采访相互熟悉后，才知他自小身体羸弱、不喜张扬，且历尽艰难、久经风霜，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他翻译才华的“爆发力”“黄金期”是在中年时才显现出来的。他是老者，是译者，是智者，更是隐者。中国不少读者读过《红与黑》、《巴马修道院》（现改译名为《帕尔马修道院》）、《黑郁金香》、《三个火枪手》、《企鹅岛》、《磨坊书简》、《羊脂球》、《为了一夜的爱》等一批19至20世纪法国文学名著，知道司汤达、大仲马、都德、莫泊桑、左拉等法国著名作家，但鲜有人特别注意“郝运译”这三个字。郝运对此只是淡淡地笑笑，他不介意、不在乎、不计较，他知道，读者的满意，才是自己的幸福。

译家正是“大隐隐于书”的译苑耕耘者，他们用心血浇灌世界名著的奇葩，在译作中再现各色人物的命运，在译苑里点亮生命的霞光。郝运喜欢海德格尔说过的

这么一句话：“思，就是使你自己沉浸于专一的思想，它将一朝飞升，犹如孤星宁静地在世界的天空闪耀。”译者，不是简单的两种文字符号的变更、替换，而是人物的再现、生命的再造。译者，思者也。翻译要以“行文流畅，用词多变，色彩丰富”相要求，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这也是郝运用心、用力的地方。郝运曾这样告诉笔者，照字直译，也可以视为一种翻译技巧，或翻译窍门，但妙悟原文，由形似得神似，技巧上的要求就更高。

译书天下事，得失寸心知。也许只有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才有切身体会。枯灯一盏，清茶一杯，在世界名著里徜徉，深潜译海，甜酸苦辣，滋味自知。高洁的情操、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美妙的艺术、冷静的思考、优美的文字，都融于法国名著中，且让自己的体察、感悟、情感用汉语精准、忠实、原汁原味地传达到中国读者中，知易行难。一旦译出，看到读者钟情喜爱、专心阅读，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从这个意义来说，译者须有不同于一般人的情感和智慧。

文化化人，艺术养心。从事文学翻译，既需要火花和激情，更需要积累和沉淀。郝运深知，大师的作品好比“冰山”，露出的八分之一是冷静、凝炼的文字，水下的八分之七则蕴藏了作者丰富的情感和思想，需要译者去参悟和挖掘。他深谙并汲取翻译大家傅雷的翻译经验：译一部作品要读到四遍五遍，才能把情节记得烂熟，分析彻底，人物历历如在目前，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也能慢慢咂摸出来。但做了这些功夫，是不是翻译的条件就具备了？不。因为翻译作品不仅仅在于了解与体会，还需要译者进一步把所了解的、体会的，既忠实又惟妙惟肖地表达出来。两个性格相反的人成为知己的例子并不少，古语所谓刚柔相济，相反相成；喜爱一部与自己气质迥异的作品也很有可能，但要表达这样的作品等于译者脱胎换骨，变成与自己性情脾气差别很大，或竟相反的另一个人。这个经验之谈，犹如生活中的演员扮演舞台上不同性格的人物一般。

笔者感受到郝运一种特有的胸怀。他温润如玉，淡泊一生，不是通过文字去猎取名利，而是通过文字呼吸，用自己的文学思想滋养读者的心灵，启迪后人的心智。他知道，知识分子要保持人格的尊严、灵魂的纯洁，千万不能让人格、灵魂“待价而沽”。他说他从事文学翻译算是幸运的，在那动荡的岁月里，自由翻译这个职业让他“躲避”了一场场“运动”，他觉得在这个“避风港湾”，自己是最幸福的，同时又是最痛苦的。因为身体不好，家庭出身亦不好，所以他很知趣，不主动去交朋友，即使交友，他的原则是“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这是他的幸运。

对郝运长达70年的翻译生涯，笔者甚感可用这样的文字表述：他没有种种光彩照人的头衔来自我炫耀，有的却是多年的书斋寂寞和持久的翻译追求；他没有生活

上的奢求向往，有的是对译作的匠心独运和精益求精；他没有过多的翻译理论，有的却是笔耕不辍的翻译实践，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法国名著的中译精品；他没有多少及门弟子继承其衣钵，却把一片热忱倾注到了法国文学爱好者身上，开一代风气而不自封为师。

隐者大智，智者身全——这是笔者对这位翻译名家的开场白。

第一章

渔家祖辈

我的祖父靠打渔种地为生；父亲自幼好学，崇尚读书。

——郝运

大清河边的小渔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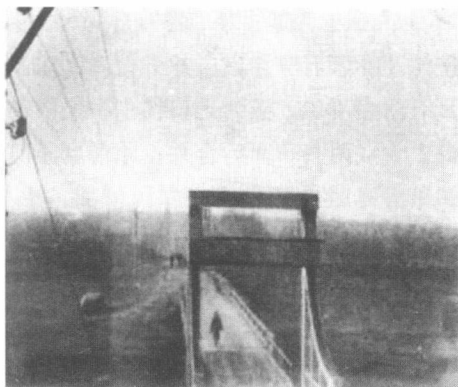
清光绪十八年（1892），正值农历壬辰初冬季节，在河北静海县台头村一户渔民家，一个男孩呱呱落地，全家充满喜气。



大清河流过静海县

这是大清河边的一个小渔村，全村以郝氏为大姓，都是打渔为生的渔民。民谚云：靠山吃山，靠河吃河。静海县境内多洼碱地，虽亦有种植小麦、稻、玉米、高粱、豆类等农户，但在这个偏僻的小渔村，祖祖辈辈都靠打渔谋生。这户渔家的主人虽然憨厚勤劳、老实巴交，但拼命打渔终难维持全家生计，逃脱不了全村最穷的命运。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郝家祖祖辈辈都相信命中注定，丝毫没有改变命运的念头，更无发财致富的奢望，唯有过太平日子的心愿。人的一生总要有所盼望，要说



大清河上的吊桥

这家男主人的心结，那就是有个男娃。他结婚很早，连生了两个女儿，那年代重男轻女，何况打渔是男人的体力活，支撑家庭、继承家业得靠儿子才行。于是他将自己哥哥的儿子领来当作儿子，按“曾”字辈分，给儿子取了“增贵”之名，期盼儿子能给家族增添一点富贵之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静海地处海河流域下游，河流渠道众多，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独流减河、马厂减河流经全境，这片洼淀水乡造就这里乡众渔民的勇猛个性，哺育了一种刚毅、坚韧、灵气、淡定的品行，这对刚降生的男孩及其后代不无影响。从史书得知，静海在北宋大观二年（1108）置县，初始取名“靖海”，因地势低洼，易生涝灾，故其意是祈求安定太平。至明洪武元年（1368），为避讳



郝运父亲郝增华

“靖难”，改“靖”为“静”，称静海县。这里东临渤海，西连冀中，南临沧州，北接津京，素有“津南门户”之称。自古以来，静海其实一直不平静，其间连年战乱，水患不绝，致使人口稀少，经济贫弱。县名、隶属地也不断更换，曾分拆为静海、大成两县，而后合并；原隶属于河北省，1973年由河北省划归天津市，今为天津市静海区。

光阴荏苒，时光似箭。不经意间，这位男孩渐渐长大，父母期待儿子好好捕鱼，生活安定。大概觉得儿子终究不能“增贵”，不如干脆给他改名叫“增华”吧，于是郝增华——郝运的父亲，一直沿用此名到1927年11月。

随着年龄的增长，郝增华一心想念书，但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理由是家里穷，念不起。郝增华胆怯了，老实厚道的家庭门风使他自小懂得贫寒之苦，养成孝敬父辈之心，不违背长辈之愿，好好侍候双亲，但一颗读书的种子也在心田渐渐萌发。

父亲从小爱读书

江河纵横奔驰，河道犬牙交错，郝增华望着河水在阳光下闪着粼粼的波光，心头泛起层层涟漪，他想象着，想象着与他的玩伴一起捧着书卷朗声诵读，闭目浮现私塾先生拿出戒尺，却对他笑盈盈地娓娓道来……正在他浮想联翩之际，鱼叉、网兜突然袭来，但见父亲在船头脸色铁青，他惊骇了，赶紧默默地拉起渔网。

夜里，他在床上辗转反侧，突然有了妙计。不让读书，书是死的，人是活的，村里不是有位识字的近亲长辈，何不向他讨教？过了几天，趁父亲不备，郝增华溜到了这位近亲长辈家，缠着要跟他学识字。这位近亲长辈被他的好学精神打动，于是给他找了一本破旧的《三字经》。郝增华的启蒙由此开始，再也不像祖父辈那样当“睁眼瞎”了。

当然，一本《三字经》满足不了郝增华迫切的求学愿望，他羡慕有钱人家的孩子能读私塾，于是常找借口或者趁父亲不备之时溜到私塾偷听老师讲课，于是出现两个后果：父亲常发现郝增华不在打渔现场，便大发雷霆，大声呵斥，郝增华默不作声；而私塾先生发现了他的偷听行为，却大为感动，准许他免费读书，父亲这才得知郝增华不去打渔的原由，便也眼开眼闭地松了口。

郝增华勤学好问，热情不减。有一次他听说有位在天津当账房先生的老人回乡养老，便主动上门学打算盘。这位老长辈早已听得老家有这么一位勤学好问的孩子，就与他约法三章：要学可以，但不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能偷懒，不许半途而废。郝增华连连点头答应，于是他苦练勤习，学会了加减乘除的算法。这位老长

辈看到这么勤快的孩子，很动情地对郝增华说：我年迈多病，在世时间不会太长了，我要抓紧把我在算盘上的本事教给你。后来这位老人躺在病床上还坚持教他，直至咽气。郝增华心灵备受震撼，跪在这位老长辈的坟头大哭一场，这事让他铭记终生。

虽然他没去当账房先生，也没去经商谋生，但知识的力量推动着他去拓展视野、改变人生。

台头镇距天津约四十里，每天会有人划船去卖鱼，郝增华从中打探到城里一些消息。有次他听说水产学校招生，不收学费，管吃管住，心里既喜又忧。喜的是家穷无钱让他读书，现在有如此良好机缘，自当珍惜；忧的是家里反对他读书，尤其父亲最不赞成，肯定没戏。突然，他灵机一动想出个办法，找一个比他父亲还长一辈的、能力又很强、众人最佩服的族人去“游说”，如此这般，终于说服了脾性憨厚却又倔强的郝增华父亲。郝增华顺利地考取水产学校。没料到，他只读了一年的书，就被父亲叫回家了。

那年代父命不可违，此后，郝增华每天天不亮就跟父亲去打渔，但性格变了，一直闷闷不乐，整天不吭声。渐渐地，他饭吃得少了，人也变瘦了，成天夹着书到村外去读。家里人这时也害怕了，真怕他犯了傻病变疯，为了拴住郝增华的心，家里人便给他娶了一个邻村的姑娘，叫刘敬华，也就是郝运的母亲。

这对新郎新娘年仅15岁，掐指算来，此年正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也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登基前两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动荡不安、黑暗专制、皇权崩溃的岁月。新思潮、新变法、新革命冲击着顽固的旧制度，但丝毫没有波及台头村这个小渔村，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影响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刘敬华不识字，品行极老实，总是逆来顺受，孝敬双亲，勤俭持家。对郝增华来说，虽然结婚成家，他心里想的还是要去读书。有次他读书读得很晚，便伏在桌上睡着了。第二天天还未亮，父亲叫他去打渔，郝增华迷迷糊糊地顺手把桌上的书夹在胳膊里上了船。一撑船，夹着的书掉到河里去了。这时，他才清醒过来，急忙跳到河里去捞书。在他眼里书比命贵，何况书是借来的，丢了怎么还人家。

这件事当天就在村里传开了，有人说这个孩子是“书痴”，有人说这个父亲是“犟驴”，也有人说，有这样的好儿子，为何非要他守着渔船过苦日子。这些“风言风语”传到了郝增华父母的耳朵里，母亲是明白人，赞成郝增华去读书；郝增华为实现读书心愿，设法请母亲和大哥（郝增华伯父长子）去劝说。说实话，家里人都惧怕郝增华父亲，在他面前不敢多言。那天吃了晚饭，郝增华壮起胆子，开始了一场特别的父子对白：

子问：为什么村里有人富，有人穷？

父说：这是命！

子说：不是什么命，您看看……

父瞪圆眼睛：哼！

儿子只能轻声轻气地说：您看看那些富裕人家，都是读过书的、有能耐的人，他们在外面，要么做买卖，要么有差事，每年挣的钱比我们打渔可多得多。爹，我一定能读好书，将来也一定能在外边找份好差事，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和大哥说了，家里的活就请大哥多担待些，我绝对忘不了大哥。

不知为什么，郝增华的话越说越溜，顺得自己都不敢相信。可能目标明、底气足，虽然不敢抗命，但他想用发自肺腑的大实话打动父亲的心。他欲说还休，这个15岁的少年，不，这个15岁的小郎官哀苦而迷茫地望着自己的父亲。

父沉下脸，训斥道：你要走就走，我不拦你！

一片沉默。郝增华亦变得倔强起来，父亲透露出像一股闪电要撕碎乌云般的愤怒，但没有爆发出来。

父亲兄长都是军医

2016年夏季，笔者连续几天访问郝运的大侄子、郝增华的长孙，原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退休高级教师郝陵生。他年岁亦八十有五，虽腿脚不便，身体欠佳，但思维清晰，谈吐不俗，亲述与爷爷郝增华相处的日子。

郝陵生1931年出生于南京，1950年参加解放军，复员后于1956年考入上海第一师范学院（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因为这个专业，他对朝代史学乃至家族谱系颇有研究，画出了他们家族的脉络图：他爷爷郝增华的长子即为他的父亲郝连清，长媳即为他的母亲傅翠华；二叔郝连杰；三叔郝连栋（即郝运）；四叔是爷爷第一个姨太太王氏生育的郝连明，两人均因患肺结核病先后去世；五叔是爷爷第二个姨太太张淑华生育的郝连强。

在这个大家族中，从郝增华这代算起，从事哪个职业最多？说起来学医、做军医者最多。郝增华、郝连清以及郝连芳（郝增华侄子）等都是军医，郝连杰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终生在此工作，是我国著名的肝脏传染病学家。唯独郝运从事法国文学翻译职业。医生是医人体之病，1911年辛亥革命，直至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战乱频仍，伤病员剧增，军医严重不足，做军医不失是条好出路。而郝运从事翻译职业，讲起来有许多原由，其实郝陵生跟郝连杰、郝连栋、郝连明年龄相差不多，当时都爱好文学。三兄弟当时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对社会现状有所不



郝运侄子郝陵生、侄媳严厚琪夫妇（前排左四、左五）探望台头村亲戚

满，想用文字、思想来唤醒民众，所以文学是医心，医社会之病。

郝连清与亲兄弟郝连杰、郝连栋及郝连明相差十多岁，几乎隔了一代人，这兴许跟郝增华与刘敬华完婚后外出读书有关。因与父亲的“对决”，郝增华终于赢得外出读书的机会，1912年考入北京军医学校，他一心读书，毕业后一直是军医。据郝陵生回忆，郝增华最初在直系军阀部队工作，先后在齐燮元和陈调元处任军医长。1927年，陈调元率部在江西起义，郝增华随陈起义加入国民党。陈部被改编为北伐军第37军。因技术精湛，做事认真，为人又好，郝增华深得上司信任，逐步升迁，位居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军医总监官职。刘敬华伺候双亲，后随郝增华一起生活，按旧社会老法，尽管郝增华先后纳娶两妾，她始终是正房。有次蒋介石接见郝增华，见到这个名字，说道：“增华这个名字不好。中华民国只能一个，不能‘增’了，建议你改为郝子华，如何？”郝增华表示同意，此后就以郝子华为姓名，字尚彬。

1929年，郝子华母亲，即郝运的祖母在南京逝世（郝运当时仅4岁），灵柩送回台头镇与郝子华父亲合葬。郝子华当时是台头镇出去的最大的官，当时南京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党政军高层以及各界知名人士，都亲书挽联相赠，落款为蒋中正，其后为冯玉祥、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张学良、张治中、李宗仁、何应钦、陈诚、谷正刚（摘自《静海县县志》）。这些光宗耀祖的“殊荣”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郝子华像一颗读书之种，传继给子女、后代。